



、刺客列傳(節選)

司馬遷

荆軻將往秦，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，皆白衣冠以送之。至易水之上，既祖，取道，高漸離擊筑，荆軻和而歌，為變徵之聲，士皆垂淚涕泣。又前而為歌曰：「風蕭蕭兮易水寒，壯士一去兮不復還！」復為羽聲忼慨，士皆瞑目，髮盡上指冠。於是荆軻就車而去，終已不顧。

遂至秦，持千金之資幣物，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。嘉為先言於秦王曰：「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，不敢舉兵以逆軍吏，願舉國為內臣，比諸侯之列，給貢職如郡縣，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。恐懼不敢自陳，謹斬樊於期之頭，及獻燕督亢之地圖，函封，燕王拜送于庭，使使以聞大王，唯大王命之。」

秦王聞之，大喜，乃朝服，設九賓，見燕使者咸陽宮。荆軻奉樊於期頭函，而秦舞陽奉地圖柙，以次進。至陛，秦舞陽色變振恐，群臣怪之。荆軻顧笑舞陽，前謝曰：「北蕃蠻夷之鄙人，未嘗見天子，故振懼。願大王少假借之，使得畢使於前。」

秦王謂軻曰：「取舞陽所持地圖。」軻既取圖奏之，秦王發圖，圖窮而匕首見。因左手把秦王之袖，而右手持匕首揜之。未至身，秦王驚，自引而起，袖絕。拔劍，劍長，操其室。時惶急，劍堅，故不可立拔。荆軻逐秦王，秦王環柱而走。群臣皆愕，卒起不意，盡失其度。而秦法，群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；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，非有詔召不得上。方急時，不及召下兵，以故荆軻乃逐秦王。而卒惶急，無以擊軻，而以手共搏之。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也。秦王方環柱走，卒惶急，不知所為，左右乃曰：「王負劍！」負劍，遂拔以擊荆軻，斷其左股。荆軻廢，乃引其匕首以擲秦王，不中，中桐柱。秦王復擊軻，軻被八創。軻自知事不就，倚柱而笑，箕踞以罵曰：「事所以不成者，以欲生劫之，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。」於是左右既前殺軻，秦王不怡者良久。已而論功，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，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溢，曰：「無且愛我，乃以藥囊提荆軻也。」



鳴機夜課圖記

蔣士銓

吾母姓鍾氏，名令嘉，字守箴，出南昌名族，行九。幼與諸兄從先祖滋生公讀書。十八歸先府君。時府君年四十餘，任俠好客，樂施與，散數千金，囊篋蕭然，賓從輒滿座。吾母脫簪珥，治酒漿，盤壘間未嘗有儉色。越二載，生銓，家益落，歷困苦窮乏，人所不能堪者，吾母怡然無愁蹙狀；戚黨人爭賢之。府君由是得復遊燕、趙間，而歸吾母及銓，寄食外祖家。

銓四齡，母日授《四子書》數句。苦兒幼不能執筆，乃鏤竹枝為絲斷之，詰屈作波磔點畫，合而成字，抱銓坐膝上教之。既識，即拆去。日訓十字。明日令銓持竹絲合所識字，無誤乃已。至六齡，始令執筆學書。

先外祖家素不潤，歷年饑大凶，益窘乏；時銓及小奴衣服冠履，皆出於母。母工纂繡組織，凡所為女紅，令小奴攜於市，人輒爭購之；以是銓及小奴，無襤褸狀。

先外祖長身白髯，喜飲酒。酒酣，輒大聲吟所作詩，令吾母指其疵。母每指一字，先外祖滿引一觥；數指之後，乃陶然持鬚大笑，舉觴自呼曰：「不意阿丈乃有此女！」既而摩銓頂曰：「好兒子！爾他日何以報爾母？」銓稚，不能答，投母懷，淚涔涔下；母亦抱兒而悲。簷風几燭，若愀然助人以哀者。

記母教銓時，組紉績紡之具，畢置左右；膝置書，令銓坐膝下讀之。母手任操作，口授句讀，咿唔之聲，與軋軋相間。兒怠，則少加夏楚；旋復持兒泣曰：「兒及此不學，我何以見汝父？」至夜分寒甚，母坐於床，擁被覆雙足，解衣以胸溫兒背，共銓朗誦之。讀倦，睡母懷；俄而母搖銓曰：「可以醒矣！」銓張目視母面，淚方縱橫落，銓亦泣。少間，復令讀，雞鳴臥焉。諸姨嘗謂母曰：「妹，一兒也。何苦乃爾！」對曰：「子眾可矣，兒一不肖，妹何託焉？」

庚戌，外祖母病且篤，母侍之；凡湯藥飲食，必親嘗之而後進；歷四十晝夜無倦容。外祖母瀕危，泣曰：「女本弱，今勞瘁過諸兄，憊矣。他日婿歸，為我言：『我死無恨，恨不見女子成立；其善誘之！』」語訖而卒。母哀毀骨立，水漿不入口者七日。閭黨姻婭，一時咸以孝女稱，至今弗衰也。



梅花嶺記

全祖望

順治二年乙酉四月，江都圍急，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為，集諸將而語之曰：「吾誓與城為殉，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，誰為我臨期成此大節者？」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。忠烈喜曰：「吾尚未有子，汝當以同姓為吾後。吾上書太夫人，譜汝諸孫中。」

二十五日，城陷。忠烈拔刀自裁；諸將果爭前抱持之。忠烈大呼德威，德威流涕，不能執刃，遂為諸將所擁而行。至小東門，大兵如林而立。馬副使鳴騶、任太守民育，及諸將劉都督肇基等皆死。忠烈乃瞠目曰：「我史閣部也！」被執至南門，和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，勸之降，忠烈大罵而死。初，忠烈遺言：「我死，當葬梅花嶺上。」至是，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，乃以衣冠葬之。

或曰：「城之破也，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，乘白馬，出天寧門投江死者，未嘗殞於城中也。」自有是言，大江南北，遂謂忠烈未死。已而英、霍山師大起，皆託忠烈之名，彷彿陳涉之稱項燕。吳中孫公兆奎，以起兵不克，執至白下。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，問曰：「先生在兵間，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」孫公答曰：「經略從北來，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？抑未死耶？」承疇大恚，急呼麾下驅出斬之。

嗚呼！神仙詭誕之說，謂顏太師以兵解，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蛻，實未嘗死。不知忠義者，聖賢家法，其氣浩然，長留天地之間，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？神仙之說，所謂「為蛇畫足」。即如忠烈遺骸，不可問矣！百年而後，予登嶺上，與客述忠烈遺言，無不淚下如雨，想見當日圍城光景。此即忠烈之面目宛然可遇，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。而況冒其未死之名者哉！

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；亦以乙酉在揚，凡五死而得絕，時告其父母火之，無留骨穢地，揚人葬之於此。江右王猷定、關中黃遵巖、粵東屈大均，為作傳銘哀詞。



、開先寺至黃巖寺觀瀑記

袁宏道

廬山之面，在南康，數十里皆壁。水從壁罅出，萬仞直落，勢不得不森豎躍舞，故飛瀑多，而開先為絕勝。登望瀑樓，見飛瀑之半，不甚暢。沿崖而折，得青玉峽，峽蒼碧立，彙為潭，巨石當其下，橫偃側布，瀑水掠潭行，與石遇，齧而鬥，不勝，久乃斂狂斜趨，侵其趾而去。遊人坐石上，潭色浸膚，撲面皆冷翠。

良久月上，枕澗聲而臥。一客以文相質，余曰：「試扣諸泉。」又問，余曰：「試扣諸澗。」客以為戲。余告之曰：「夫文以蓄入，以氣出者也。今夫泉，淵然黛，泓然靜者，其蓄也。及其觸石而行，則虹飛龍矯，曳而為練，匯而為輪，絡而為紳，激而為霆，故夫水之變，至於幻怪翕忽，無所不有者，氣為之也。今吾與子歷含嶠，涉三峽，濯澗聽泉，得其浩瀚古雅者，則為《六經》。鬱激曼衍者，則騷賦。幽奇怪偉，變幻詭曲者，則為子史百家。凡水之一貌一情，吾直以文遇之，故悲笑歌鳴，卒然與水俱發，而不能自止。」客起而謝。

次日晨起，復至峽，觀香爐紫煙，心動。僧曰：「至黃巖之文殊塔，瀑勢乃極。」杖而往，磴狹且多折，芒草割人面。少進，石愈嶽。白日蒸厓，如行熱冶中，微聞諸客皆有嗟歎聲。既至半，力皆憊，遊者昏昏愁墮，一客眩思返。余曰：「戀軀惜命，何用遊山？且而與其死於床第，孰若死於一片冷石也？」客大笑，勇百倍。頃之，躋其巔，入黃巖寺。少定，折而至前嶺，席文殊塔觀瀑。瀑注青壁下，雷奔海立，孤拳萬仞，峽風逆之，簾捲而上，忽焉橫曳，東披西帶。

諸客請貌其似。或曰：「此鮫人輸綃圖也。」余曰：「得其色，然死水也。」客曰：「青蓮詩比蘇公《白水佛跡》孰勝？」余曰：「太白得其勢，其貌膚；子瞻得其怒，其貌骨，然皆未及其趣也。今與客從開先來，欵削十餘里，上爍下蒸，病勢已作，一旦見瀑，形開神徹，目增而明，天增而朗，濁慮之縱橫，凡吾與子數年淘汰而不肯淨者，一旦皆逃匿去，是豈文字所得詮也。」山僧曰：「崖徑多虎，宜早發。」乃下。夜宿歸宗寺。次日過白鹿洞，觀五老峰，逾吳障山而返。



賈誼論

蘇軾

非才之難，所以自用者實難。惜乎賈生王者之佐，而不能自用其才也。

夫君子之所取者遠，則必有所待；所就者大，則必有所忍。古之賢人，皆有可致之才，而卒不能行其萬一者，未必皆其時君之罪，或者其自取也。

愚觀賈生之論，如其所言，雖三代何以遠過？得君如漢文，猶且以不用死，然則是天下無堯、舜，終不可以有所為耶？仲尼聖人，歷試於天下，苟非大無道之國，皆欲勉強扶持，庶幾一日得行其道。將之荊，先之以冉有，申之以子夏。君子之欲得其君，如此其勤也。孟子去齊，三宿而後出晝，猶曰：「王其庶幾召我。」君子之不忍棄其君，如此其厚也。公孫丑問曰：「夫子何為不豫？」孟子曰：「方今天下，舍我其誰哉？而吾何為不豫？」君子之愛其身，如此其至也。夫如此而不用，然後知天下果不足與有為，而可以無憾矣。若賈生者，非漢文之不用生，生之不能用漢文也。

夫絳侯親握天子璽，而授之文帝；灌嬰連兵數十萬，以決劉、呂之雌雄，又皆高帝之舊將。此其君臣相得之分，豈特父子骨肉手足哉？賈生，洛陽之少年，欲使其一朝之間，盡棄其舊而謀其新，亦已難矣。為賈生者，上得其君，下得其大臣，如絳、灌之屬，優游浸漬而深交之，使天子不疑，大臣不忌，然後舉天下而唯吾之所欲為，不過十年，可以得志。安有立談之間，而遽為人痛哭哉？觀其過湘，為賦以弔屈原，紆鬱憤悶，矧然有遠舉之志。其後卒以自傷哭泣，至於天絕，是亦不善處窮者也。夫謀之一不見用，安知終不復用也？不知默默以待其變，而自殘至此。嗚呼！賈生志大而量小，才有餘而識不足也。

古之人有高世之才，必有遺俗之累。是故非聰明睿智不惑之主，則不能全其用。古今稱符堅得王猛於草茅之中，一朝盡斥去其舊臣，而與之謀。彼其匹夫，略有天下之半，其以此哉！

愚深悲賈生之志，故備論之；亦使人君得如賈生之臣，則知其有狷介之操，一不見用，則憂傷病沮，不能復振。而為賈生者，亦慎其所發哉！



信陵君救趙論

唐順之

論者以竊符為信陵君之罪，余以為此未足以罪信陵也。夫強秦之暴亟矣，今悉兵以臨趙，趙必亡。趙，魏之障也，趙亡，則魏且為之後。趙、魏，又楚、燕、齊諸國之障也，趙、魏亡，則楚、燕、齊諸國為之後。天下之勢，未有岌岌於此者也。故救趙者，亦以救魏；救一國者，亦以救六國也。竊魏之符，以紓魏之患；借一國之師，以分六國之災，夫奚不可者？

然則信陵果無罪乎？曰：又不然也。余所誅者，信陵君之心也。信陵一公子耳，魏固有王也，趙不請救於王，而諄諄焉請救於信陵；是趙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平原君以婚姻激信陵，而信陵亦自以婚姻之故，欲急救趙，是信陵知有婚姻，不知有王也。其竊符也，非為魏也，非為六國也，為趙焉耳。非為趙也，為一平原君耳。使禍不在趙，而在他國，則雖撤魏之障，撤六國之障，信陵亦必不救。使趙無平原，或平原而非信陵之姻戚，雖趙亡，信陵亦必不救。則是趙王與社稷之輕重，不能當一平原公子；而魏之兵甲，所恃以固其社稷者，祇以供信陵君一姻戚之用。幸而戰勝，可也；不幸戰不勝，為虜於秦，是傾魏國數百年社稷以殉姻戚，吾不知信陵何以謝魏王也？夫竊符之計，蓋出於侯生，而如姬成之也。侯生教公子以竊符，如姬為公子竊符於王之臥內，是二人亦知有信陵，不知有王也。

余以為信陵之自為計，曷若以脣齒之勢，激諫於王；不聽，則以其欲死秦師者，而死於魏王之前，王必悟矣。侯生為信陵計，曷若見魏王而說之救趙；不聽，則以其欲死信陵君者，而死於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姬有意於報信陵，曷若乘王之隙，而日夜勸之救；不聽，則以其欲為公子死者，而死於魏王之前，王亦必悟矣。如此，則信陵君不負魏，亦不負趙；二人不負王，亦不負於信陵君。何為計不出此？

信陵知有婚姻之趙，不知有王；內則幸姬，外則鄰國，賤則夷門野人，又皆知有公子，不知有王；則是魏僅有一孤王耳。嗚呼，自世之衰，人皆習於背公死黨之行，而忘守節奉公之道。有重相而無威君，有私讎而無義憤。如秦人知有穰侯，不知有秦王；虞卿知有布衣之交，不知有趙王。蓋君若贅旒久矣！